



雲壙語 上

14
137
15



湘雲攢語

南海祇園先生傳

先生諱瑜字伯玉一名貢字履昌初名正卿一字斌又
一字汝珉号南海蓬萊鐵冠道人箕踞散人題其所居
曰湘雲其丙方一亭名觀雷其系出于源姓中世以祇
園爲氏紀伊人仕于紀侯家本業醫先生天資雋逸文
藻不凡兼工書畫幼隨父在江都年十四初謁順庵木
下翁時元錄己巳八月廿二日也順庵論以學在精勤
先生退以勤名齋且作記以爲紳一日先生與白石南
山霞沼篁洲諸子同會雨芳洲之寓居共賦邊馬有歸

門 僧 4
號 127
卷 15

心詩。先生即席賦七言律體一篇。一座皆愕然。白石大
奇之曰。此詩雄渾悲壯。足以上後來可任斯文也。明年
會飲某宅。或曰。鳶飛魚躍活潑潑。令坐客為對。先生時
在席末。應聲曰。光風霽月常惺惺。眾驚其穎敏。皆自以
為不及。年十七。會春分日。自試其藝。午時至子初。賦得
五言律詩一百篇。大為時所稱。或以為疑焉。是歲秋分。
置酒宴會。午漏初下。進請諸客。各命諸題。對坐談笑。信
筆既賦六十餘篇。天昏燭至。揖客而笑曰。今日諸君所
命。間有與前作篇題同者。鄙心竊恐語意相似。故苦澁

至此。詩腸且枯矣。亟呼酒沃之。夜未半。竟成百篇。才思
若沸。俊語疊出。通計前後所作。凡二百篇。無一句雷同
者。眾皆嗟賞。順庵亦驚異以為神。於是先生之名聞于
天下。人稱為今之賈生矣。一日麗澤書院順庵書堂之名之會。
探韻得用字。賦擣衣詩。誰家少婦驚秋夢。玉杵夜寒擣
練用。夜夜鳳城月色高。朝朝燕山雪花重。芳洲在坐賞
歎曰。用字韻險。今用得妙。但恐本於杜詩彈箏用之句。
似有痕跡。此詩既成。眾評以為四句中。說題纔一句。其
餘三句。不與擣衣相關。可惜也。先生謂其所不顯言擣

衣卽是得題意者。先生一生說詩主影寫。創於此詩云。偶然有詩曰。千里依劍去。十年抱玉歸。若逢知己問。山東一布衣。詩成後不知何所言。而自以爲慷慨之氣。可。以頡頏盛唐。後八年。坐事黜遷山東。僚友葛山生置酒餞別。酒酣請詩留別。先生臨紙。偶憶此詩。遂書以別。主人異其太早。先生曰。舊作耳。主人撫掌曰。是殆爲今日設矣。相顧以爲詩識。先生在山東之日。東都相傳。南海物故。室滄浪聞之。赴白石。白石驚歎。數日後知其妄傳。大喜。馳書謂東坡在黃。亦有此事。范蜀公聞而驚云云。

其哭白石詩。尺書曾報我歸泉。道路之言誰誤傳。犬馬豈思仍保齒。龍蛇不料已占年。人間苦樂未能謝。地下文章今幾篇。他日青城山下遇。看君早已騎羊仙。蓋言之也。正德辛卯。召還。會見朝鮮聘使于江都。增秩復儒職。先生與松浦禎卿同齡。禎卿有詩才。衆稱木門二妙。後來先生聲價益重。與白石峴岩相伯仲。遂呼曰三家。享保丙申。賀白石六十詩云。白石先生天上仙。身騎麒麟下九天。三十六帝留不得。天風吹衣颯翩翩。夕憇扶桑倚東壁。夜煉白石餐紫烟。徃徃吐出天上語。人間

聽者耳茫然。硯池傾瀉天河水。織女雲錦鋪作紙。紙上
須臾萬言成。華嶽突兀海濤起。鬼愁神嘖造化拙。戲奪
霞胎鑿雲髓。清如秋娥泣湘竹。竒如韓信破鉅鹿。我昔
驂彼雙白螭。攀登仰掣紫雲霓。夜扣帝閭無人公。一
相見手扶持。文章於公誠餘事。願爲蒼生肉瘡痍。金門
朝鳴珠勒馬。封事夜奏治安策。韓之使者執玉帛。血面
爭禮頑如石。公歷西階摳衣升。軒軒如霞舉屋額。腰帶
紫陽太守印。眼如紫電髯如戟。按劍叱叱殿柱震。使者
膽竦喪其魄。擊劍歌成血吹霧。辛卯歲韓使朝饗之日。客謂公曰嘗聞貴國多

長於擊劍之技者。今可得幸一觀。公曰觀之不可遽辯。吾今爲客說其涯畧。席上作擊劍歌一篇以示。篇中有
霧。血吹機鋒觸處皆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王家寶典與
日赫。目弄蘭生似兒孫。魯連毛遂皆僕役。千古功業與
文章。何人如公兩相將。但恐心事爲國苦。秋來鏡裏幾
莖霜。萬戶之封天空吝。爲霜爲雨久瞻望。一別東南參
商隔。楚山四見青楓黃。關河有雁音信少。江海無路夢
魂長。何時綈袍一相報。桑下之粲不可忘。此篇達于東
都。白石書答曰。今年生日開宴。兩伯陽室師禮諸公咸
集。贈篇成堆。木菊潭序尤典實。土元成五十韻。出於衆

作師禮至覽此篇拊掌歎賞曰南海此篇非特今日之壓卷至文章於公誠餘事願爲蒼生肉瘡瘼朋友切磋之意請然可掬恐太白未可至也予於今日肉之一字何如擔得云云當是時物茂卿之徒出而海內宗明詩模擬釘鉅鑿然成風先生晚年心深厭之嘗戲作文名曰詩盜判其畧云有客遊冥府拿一人至青衿烏帽似一秀才王問何囚丞對曰某縣學生某平生好剽竊他人詩句修文郎卜商等發其事送臺法究王怒曰窮措大真鈍賊何處鼎鑊能堪烹汝乃操觚作判云全章負

去夜半有力斷句剽竊月攘一鷄潛踰曹劉之垣擅鑿李杜之壘驢上吟客卽是梁上君子社中騷人不異月中仙娥綠楊遂成綠林紅桃變作紅巾其言雖涉諧謔其諷時病甚切年七十五而沒時寶曆元年也著有南海文集詩學逢原詩訣明詩俚評子尚濂字師援亦善詩頗有父之風云

論曰先生之初作詞采富麗婉然如芙蓉出水晚年漸刷鉛華而神氣融和比之初作若出二手夫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自其幼時以勤書紳精學

之功。與年偕進。所謂賈生之名不虛也。觀其所贈白石。則先生之志可知矣。而賈生之才。獨著見於詩。不亦惜乎。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其文與詩學藝原精意則特奇而流弊亦甚
中山縣縣志卷之五林政林政中其有詩
卷之五林政林政中其有詩

湘雲瓚語序

五代有馬瓚為府幕。其人魯戇。有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甫為新奇道之。故事之陳腐者。謂之瓚。見劉貢父詩話。予讀書逢事之奇者。有味者。可法者。恐一時遺忘。遂錄以藏之。如有人觀者。必咲予為馬瓚。因名曰瓚語。

南海 元瑜識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湘雲瓚語卷之上

紀伊 祇園瑜伯玉著

男尚濂師援輯

吳融浙東筵上有寄詩。襄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當語
不傳。見了又休真似夢。坐來雖近遠於天。隴禽有意
猶能說。江月無心也自圓。更被東風助惆悵。落花時
節蝶翩翩。是情詩也。亦所謂無題之屬。然不見脂粉
鉛華之氣。不施珠玉悵悵之字。三四以虛字說意。五
六假借述情。比之西崑。高已一等。結語不說出正意。

而正意却分明。讀之足以一洗肥笨臃腫之習。惟恐其流亦專于淒清幽獨。終陷白沙柳浪鍾譚之窩窟耳。因論觀古詩。猶醫處方。詩格卑者。須觀岑李詩。詔俗者。須讀李白孟浩然。病於寒瘦者。須觀王維昌齡。病於釘釘者。須觀高適張謂。予錄吳詩。姑以療崑體之癩祭耳。傷於吳詩者。亦應以崑體療之。病去藥除。何常之有。若隨己嗜好。顛門樹幟。欲使宇宙必歸于自家魔。亦小人之硜耳。

宋劉蒙范成大俱有菊譜。其序數百言論菊之香色口味。媿媿不已。其最可咲者。醫國惠民。與先色香而後態度。至以君子小人立論。與夫議禮樂刑政者。無以異也。蓋藝樹賞花。元是娛耳目之一事而已。若以君子小人論之。則不如無玩焉矣。宋人之迂。大抵如此。且其文敷衍冗長。非序小小花譜之體。宋人之文。所以爲陋也。

九朝廷有朝廷之禮。政事有政事之體。軍旅有軍旅之氣。遊宴有遊宴之興。婦女有婦女之事。規戒有規戒之言。萬事莫不然。賞花卉觀禽魚。亦是高人之雅事。

而非規戒教誨之時。若古人於器械事物。寓其警戒者。平常之謹耳。今坐歌舞遊宴之筵。一人說禮談德。四座必失歡。俗人花卉之詩。好爲君子小人之論。亦此類耳。可憎甚矣。

大醇小疵。此語可以恕人。而不可以自容也。君子至其大醇亦大矣。小疵豈可時而無也。是未足以爲病也。我未至大醇。遽以小疵爲不可拘而容之。則醇未成。而疵遂不愈。學者宜擇之。

續明道雜志載陳州王江有道之士。人問房中之方。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按此語。千古房中妙術。非特房中之妙術。亦是處世之名言也。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簡李方叔。絨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以寄。方叔適出。章子厚二子來觀。几上簡。喜而携去。旣而試場果出此題。二章摸做坡作。以爲方叔也。乃置之魁。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二章兄弟也。方叔終不成名。趙潛曰。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

以發身。瑜謂不然。主司之道公耳。雖方叔有才可憐。而今日之事君事也。憐才私事也。謂之盛德謬矣。恐其事併妄也。

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急掩其耳。世之恐聞其過者。亦如此。

遂昌雜錄。宋大學生林景曦。宋亡之日。收葬高孝之骨。作詩十首以寓懷。其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碎歷一聲山石裂。云云。羊之年馬之月。用詩經莫之

春字法。

明銜績霏雪錄。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活宋滯。唐自在。宋費力。唐渾成。宋釘釘。唐縝密。宋漏逗。唐溫潤。宋枯燥。唐鏗鏘。宋散緩。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邨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荔支。聖俞河豚。俗所謂偈子耳。

周瑜通音律。聽樂有誤。則指示第幾絃。果如其所言。唐

人用其事。詠筆云。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可謂能以死爲活。至劉後邨清平樂詠妓詞云。貪與蕭郎眉語。不如舞錯伊州。用唐人詩意。轉用更活。所謂奪胎換骨。用故事如此。始免腐矣。

明安盤字公石論詩曰。論詩如品花木。牡丹芍藥。下逮苦棟刺桐。皆有天然一種風韻。今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耳。此論詩至言。

吳寬詠牽牛花結句曰。便須作花菴。誰與迂叟謀。自註云。司馬溫公獨樂園有花菴。公曰。以牽牛瓜豆爲之。

按溫公第中扁額。皆自書。其書以指不以筆。其法屈第二指。涂墨以書。又公嘗穿土室。又作花菴。觀斯數事。可謂好奇之甚者。豈知公之篤實醇樸。而作斯奇好。亦性癖也已。我恭靖先生。薔薇作門。自號薔薇洞。又栽牽牛。綢繆其檐。依溫公之意也。俗稱牽牛曰朝顏。鼓子花曰午顏。匏瓢花曰夕顏。先生嘗欲作三顏記。未果。余因賦三顏詩。以繼其志云。

程敏政題陸廉伯庶子所藏墨梅詩曰。宋人寫梅上涂地。涂出踈花得花意。寒枝點綴縱復橫。宛在江邨立。

烟際。元人寫梅缺作圈。千玉萬玉相聯奉。天機淺深各有態。三昧定屬何人傳云云。按墨梅有二種。一用墨暈。一用墨圈。墨暈花光道人創製。墨圈楊補之創之。今所謂涂地涂出花者。亦是一種。譜所謂淡墨籠花花自嬌者是也。予雖未見古人之跡。試為之。墨暈籠花。涂出花形。嬋娟之態。亦勝於花光。嬌娟之情。已超於逃禪。惟骨力少減耳。因名之曰涂地法。以併墨暈墨圈為墨梅三法。

詩文忌沿襲古人。已言之矣。試舉一二。如落花詩。崔惠

童今日殘花昨日開之句。及岑嘉州可惜落花君莫掃之一篇。出新奇感慨。千古絕唱。至後世。如于謙落花吟。予所抄董紀短歌行。山鳥日日喚提壺。勸君酒盡須更沽。千金五花不足惜。莫計囊中錢有無。人生百歲幾時好。大是愁多歡樂少。朝見開花暮落花。昨日朱顏今日老。為君起舞為君歌。當年不樂奈老何。此之類甚多。流麗淡率。非不可誦。惟其沿襲剽竊。使人一讀即厭棄。不如不作也。予謂學詩與學書同。其始不沿襲古人。則何處得規矩。其規矩既得。體製格

律已習熟矣。則信手拈來。頭頭皆圓。自成一派。別弄
機杼。不識而然者也。故世之踏襲者。未脫逕蹊者也。
夫超■豈有其弊哉。若責初學。使莫踏襲者。亦非也。
許邦才寄元美詩云。鴻雁驚秋海上還。片雲孤月薊門
關。無端昨夜西窓夢。不道千山與萬山。此犯岑參詩。
剽竊尤甚。又書畫禪載。成都僧智永。嘗作瀟湘夜雨
圖。邵西山題之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窓剪燭數歸
期。偶因高士揮毫處。卻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既咏詩。
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寄北篇。西山

矍然亟改曰。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窓聽雨數歸期。歸
來偶對高人畫。卻憶當年夜雨時。二篇一律。依然義
山之優孟。不知西山何苦換數字也。凡事學古人。學
其神者。上也。學氣象。學趣興。其次也。學格律體裁。亦
其次也。學字句者。非學也。剽竊耳。邦才詩。併字句與
主意而取之。甚鄙矣。西山詩。原學義山體裁者。而夜
雨歸期之字。不能變之。竟入鈍賊。學者欲取古人之
文字。宜變其體制。欲取其體制者。宜換其文字。不然
不能免雷同之弊也。

王懌秋夕有懷七言律。五六一聯云。燈近暗窻星有焰。扇歸秋筍月無光。我邦七百季以前。縉紳詩句皆此格調。鄙俗甚矣。明人以格律相高。亦偶作之何也。昔日予與諸子遊長樂亭。賦一絕云。綠樹陰濃小院涼。不須避暑屢移床。爛柯日月須臾事。何若林間午景長。後閱列朝集。張以寧爛柯山詩。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碁。古人既有與予同見解者。張又詠木槿云。朝暮看開落。一咲小窻中。別種蟠桃子。千年一度紅。可謂有

見識矣。

霏雪錄論唐宋詩。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邶鼓島笛。雜亂無倫。

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右遼陽海神傳記。徽俗。商者一歲還家。宗黨云云。此句不數字能盡。故記。徐偃王問群臣於謀。群臣皆曰。王其過仁。故民皆懼。何不峻刑而嚴法也。民庶有立也。王曰。我聞君子不懼刑。群臣曰。王過儉而奢。故民今不進而戰。王何

不發府庫。散金錢。廣褒賞也。民庶其進乎。王曰。君子不貪賞賜。是以君子待人也。以君子待人。似乎仁焉。民不爲戰而國亡矣。未如以小人待人之能得民心也。刑賞以小人待人者也。然刑賞而民可用。故能得民心也。

君子之道。仁義耳矣。君子固能守仁義。朝聞夕死。何憾焉。故君子不語養生矣。今務養生。小人惜先護身之所由而起也。此論一起。黃老岐農之言。導引金丹之方。皆可廢也。此論固可謂正論也。然人者活物也。

一生乎天地之際。長乎陰陽之化。日作夕休。飲水食火。一日無食則斃。故無身體則可矣。苟有身體。便不能無養焉。故朝聞夕死。心志之論也。養生修方者。身體之論也。心志之與身體。雖本一而不可判。至其養。則不能無異術也。孟子養氣之論。養彼而長之。固可謂奇論矣。今觀艸木之生。其枝幹果實之肥瘦。與性味功能之厚薄。未必不係其養也。余嘗從友人得一李樹。移植之屋西大樹修竹之下。歷三四歲。枝葉根幹。比移時之大。不增分寸矣。遂棄之不顧。及今二十

有八年。枝葉根幹依舊不增寸矣。又未着一花也。庚申之夏。與客食李。因投其核屋東閑地。明年芽矣。予悅而封植。加之以肥壤。灌之以膏腴。及根株大如人手。高丈餘。花蕊爛熳。堆乎雪矣。同一李也。一及三紀尚憔悴。一不盈五歲。英華照人。果實性味亦自殊矣。因而記之。附于養生之說云。癸亥夏記。

予年十六七。遊學木先生之門。時諸彥濟濟矣。石梁越仲通名達。戲做月旦云。木門諸子。登堂入室。藹然可觀。詩白石。文芳洲。瑜之能書。佐之劇談。篁洲善戲。譚

而不爲虐。南山好飲酒。而不至醉。森子閉戶常晝眠。石子登樓動參禪。達也不患衣之敝。患德之敝耳。又他日燕會。各刻燭賦詩。筆墨淋漓。錦繡照座。南山唱云。白石題詩白雪霏。白石卽和曰。南山奏曲南風競。當時風流雅趣。藹然可掬矣。今屈指已五十年矣。醉態吟容。宛在目矣。而覓諸君。無一人在。獨芳洲雨先生松柏之姿。今猶蔚然。僕輩尚保餘喘。固所謂賊矣耳。

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綿密則神爲迫拘。踈

則天真爛熳。

樵周法訓曰。一產二子。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愚謂此野人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今倭俗以後生爲兄。宜以此說改之。

明張淮侗儻多才。一日過富人家。賞牡丹。主人以中峰百梅韻。請淮賦牡丹。淮應聲卽成五十首。引杯一醉。日未昃。百首皆成。仍繼以回文一首。可謂古今奇才矣。然是亦有法。非甚難事。人苟有天才。且善記者。先期一歲半歲。貯藏文料數百斛於胸臆中。其佳對好

字。大槩備成句體。而后臨場觸題。七縱八橫。毫飛詞湧。頃刻滿紙。傍觀者咄咄咨嗟。以爲天授。蓋天地間事物雖多。分記題目。觸類長之。莫不可應者。况若牡丹一題。他日廣構而遠應。豈爲難乎。若其才思鈍遲。記憶薄者。未足論。

名山記曰。安慶府西風洞。在太湖縣北。兩石壁立。穴口濶五尺。入內漸狹。風從上出。艸木不生。每六七月間。環縣數里無蚊。此間無蚊處。在在而在。江都赤坂傳馬巷。我紀水門惟巷。皆少蚊。想大抵通西風處。往往

惟恐擊

然耳。

西陽雜俎曰。荊州有石。長九尺餘。遇旱便齊手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我紀葛城嶺。有雨森祠。祠之後有古井。石覆之。遇旱。山下民舉其石則雨云。立穴口東坡志林云。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應。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

有怒者

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為奏檢具言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或曰。爵祿。人世之所榮也。神亦何為。人之高尚脫洒者。尚艸芥爵祿而不顧。神既聰明正直。而喜怒於黜陟之間者。何也。予謂觀坡所記。所謂山神即龍爾。龍有怒。所謂喜怒

榮辱也。嗟乎古之逸民。若巢許夷齊者。可謂高於神龍一等矣。

夏禹時。天雨金。又雨稻。周成王時。咸陽雨金。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至地悉爲龜兒。漢世。翁仲儒家人。家貧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呂后三年。秦中雨粟。漢宣帝時。江淮饑。天雨穀三日。秦魏地奏亡穀二十頃。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魏武帝末年。鄴

中雨五色石。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云云。魏世。河間雨棗。按凡古今所傳。此類太多。不可枚舉。其事甚奇異。但其可辨可知者。君子論之可也。若夫可疑不可測者。不可必辨也。其不可測。謂之神。若可測。豈神云哉。若欲強而辨之。混沌其死矣。續博物志云。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按人知鳳尾閏歲生十三。而不知藕益節也。蜻笑偶言曰。取涼於筵。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

筴不可缺。激水於棹。不若甘雨之昔降也。然無雨則
棹不可廢。是故三王不興。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
作。不可無兩漢之制。按至哉斯言也。孟子當戰國無
三王之日。欲強斥霸。宋儒當弱宋無三王之秋。欲勉
播道學。是豈異乎使止炎天揮扇者。謂汝何不待清
風之吹。休旱魃桔槔者。謂汝何不待甘雨之沛然哉。
嗟亦迂矣哉。

又云。軒轅崩葬著於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
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

殒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
世有鷄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
耳。按漢武之言固然。而後世亦有王母下降之說。言
好仙之主。必稱秦皇漢武。豈非妖妄之易惑乎哉。且
夫天下之事。虛妄居半。人以妄傳之。我以妄聽之。與
一場觀劇無異。則可也。人以妄傳之。我以實聽之。至
愚甚矣。東坡好人之譚。惟人以其妄辭之。輒曰。子姑
言之。吾姑以妄聽。

沈攸之嘗云。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瑜謂蚤知

窮達有命。恨六十年苦讀書。客皆點頭矣。

李瀕湖曰。蘿蔔生則升氣。熟則降氣。予始不信之。謂一菜根何有升降之異。客曰。余前日生食蘿蔔。辛辣甚快。遂盡三根。過一時乃眩暈起。若坐舟車。然未知何所以。後一月復食之。眩暈如前日。因悟蘿蔔之毒。乃噉生姜一塊。乃解。因知瀕湖之說有據矣。古人之言。不苟者可知已。

管輅曰。善言易者。不言易也。何晏聞而嘆曰。要言不煩也。予因而轉之曰。善忘利者。不存利也。存利者。未能

忘利者也。予嘗在衆坐。見一客。衆談古人云。濁富清貧。固知清貧可賞。濁富可賤也。客咲而曰。吾則不然。寧與清而貧。不如雖濁富也。後知其客清介樂貧者也。蓋其情既與貧富相忘。向之言。且就人情而戲言。以資譚咲耳。若使之未能忘情於貧富。欲必與衆雷同。如斯則何味之有。嗚呼。客也。出於圈中。而遊圈中者也。故曰。善忘利者。不存利也。友人有聞之而難者。曰。若一客之言。有味固然。吾恐俗者。不得其趣。以謂其人實左祖濁富。豈不亦可耻乎。予曰。子固未能忘

名。若一客者。併利與名忘之矣。

予語客曰。聞舟子晴雨之占。曰。東風與西風爭。其爭之間。猶未雨也。西風勝則晴。東風勝則雨。其雨中猶有西風時時來雜而爭。終得勝之則晴矣。客聞之。乃有省焉。曰。人情初邪念與正念相爭。正念多輸。而邪念獲贏。於是惡事成矣。其作惡中。正念復時時來雜。若得克之。則善行行焉。猶雨止而後晴矣。雖然。邪念必能輸。正念多不得勝。是以終陷其惡。猶久雨難晴也。故猛省之士。方其初也。非用力而克得。則奈其已酣

輸志不

何。是亦慎獨克己中之一法也。

予嘗學泐。其人教而曰。學泐先須學沒。能得沒。則不畏沒。故善泐。又嘗學御。其人教而曰。學御者。先須學其墜。能知墜。則不畏墜。故善御。予從其教。二事思皆過半矣。因思古人言。謂謀成其事。先須慮其客。予謂學道亦然。

客字可疑

武林吳伯霖有卻病十法。內云。造物勞我以生。遇疾稍間。反生慶幸。又云。宿業現前。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予嘗多病。又多業。因每以此法消遣。沈痾霍然。煩腦永

換矣。

蓋以天地之間。有同則有異。有異則有同。異同者萬物之常情。始不足以爲恠也。世人不通其理。見異而驚惑。見同而疑恠。何其愚也。今茲舉物之異者同者數條。以破世人之疑惑云爾。萬木皆花而實則同。惟映日果無花而實。木芙蓉千瓣者。及木犀有花而無實。異也。凡松樹皆凌冬有葉。惟落葉松。霜後葉落。出駿州信州。人物會合。而後孕則同。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註言其人直思感

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異也。是人中無花果也。

天下古今人之姓名。各有所別也。然漢有二杜。度及二王。商二王。霸。唐宋有二張。齊賢。二李。綱。姓名同者數人。我藩比天下之大。百分一耳。而同姓名者。予識數人。如天下不知其幾同名之人。

人好奇是一病。蓋奇者正之反。恒之變。聖人之道。尚正守恒。故曰中庸。又曰。無恒不可以爲巫醫。是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不可以議者也。今試論之。盜逐之擒之。正也。常也。若夫爲之遺錢造橋。真奇行也。而有機變。

之士。弄其竒則我竒爲彼擲掄。竒不可以爲訓如此也。然正也。恒也。行之無趣。苟竒則有趣。無趣人不好。有趣人所好。非常出俗之人。尤能好趣。若俗人則不知有趣。故惟沈溺名利。不知竒趣有味。故雖好奇者一病。非竒則人自無味。爲士者其竒亦不可闕者也。我同僚木鳳梧先生江州人。居常雖三冬不近火。昔在宋慶曆中有張九哥者。雖凍雪亦單衣。有伎術善知人壽。先生亦恐斯人之儔歟。

客曰。久旱久雨。天時偶然爾。雅雖神佛。莫如之何。今旱

上文作

而零霖而祈。其得雨得晴。亦時及之耳。以是叩請神佛。神佛亦煩哉。然聖人亦嘗使民祈之。又嘗自祈。蓋神道冥冥。不可計知。姑爲之。以爲社稷民人。盡其心焉耳矣。其實雖天地不能奈之何耳。

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乎。蓋魚之與人。其形既異。其情亦不同。人奚能知禽魚之心乎。是惟說其所見耳。今見養禽魚者。必隨其性。各盡其養焉。無不至也。我原非禽魚。其誰從而知其所性也。莊子之言。不可謂至矣。

詩之變乎時舊矣。三代兩漢之詩。出乎性情。關於時事。其極至于動感。及乎六朝。詩變作才華之器。甚成遊宴嬉淫之具。隋陳遂以之亡其國矣。暨于唐。以詩取士。詩竟為釣名求榮之資。至此詩道似盛。而其實詩半於滅焉。宋元道學之起。以詩為餘事。而江湖間。縉素相競。以工巧相高。詩漸入于戲玩。至明朝。士大夫大尚風流。天下以詩名。樹黨結社。貪多誇鉅。布衣隱逸。以是高于一世。傲于王侯。嗚呼。詩道遂與琴碁書畫。併成戲具矣。是固雖世代之勢。與時運移易者。不

其戲云
句恐有誤

得不然。不亦可悲乎。今古說詩者。高談三百。必徵動感。或以閔時傷世。或關乎世教。嗚呼。老生常談。腐亦甚矣。某一生作詩。都以為戲耳。若夫格律嚴密。聲音和調。何責之於詩道。人非所以責僕之戲言也。其戲其戲言也。如常談腐語。不可玩也。惟夫體制之新奇者。語意之可談賞。往往沿襲以呈奇。或自標異以樂志。若以之為好奇立異者。非予之志云。
舊年有一舍大破壞。主者屢請繕葺。不暇修。工雖衆。歷年不能用。舍終廢矣。或曰。冥府地獄。萬古不

廢亦不聞有鏡匠。以磨淨玻璃。有夫役以修築三途河堤。而鏡亦不聞。河堤亦不壞崩。豈亦閻羅治道。別有經濟之術乎。時名井翁在坐曰。閻羅豈有他術乎。若夫冥府人至其土者。各以其罪。自造其場。其罪可焚煮者。金鏤自具。而罪人往而投之。其罪可陷溺者。血沼自穿。罪人自往而入之。其金科玉條。與閻羅冥官等。惟坐而治耳。吾未至冥府。而以現世推之。其理當然。吾嘗浴熊峰溫泉。其欲浴溫湯者。就河流穿其沙石。欲坐而浴。欲卧而浴。各隨其欲而穿之。大小廣

狹。皆從之。所欲溫者。卽就其所湧而浴。欲涼者。通河水而半之。皆從吾所欲耳。吾以是卽知冥府亦然。予聞之有感。此言暗與佛說合云。

人事有形有象。實也。夢者無形而有象。虛也。然夢出於想。無想則無夢。往者之所相交。所視聽。晝日之所見聞。所相交。寐尚想想而夢。想極而轉。又極而入神。初自妄而入。後自入於神。於是有奇夢。有應夢。有瑞夢。皆一想相轉。出入自然。俗人不悟。以爲有神物告之。有靈鬼報之。惑矣。今山水象物有形。真也。画者無形。

甘雨亭書
二十
假也。然画也。亦出於想也。想極而逼真。真極而入奇。所謂奪造化入神妙者。皆想之極也。然夢也多奇夢。画也少奇画者。有形與無形之異耳。

阮嗣宗詠懷云。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按達哉言也。高矣立志。固可謂達者也。己。

吾友雨芳洲橘窓茶話。元亨利貞解。及三平二滿說。甚奇。但其所謂學而至于擅名域內。纔當齊國人百分之一。不則自齊國人視之。與夫不識一丁者相

等爾。芳洲篤實君子。然予於斯語也。憮然矣。

京師客池無名云。觸雷而病者。若灌藥以水即死。灌以酒皆活。往年京師一日雷震數十處。人多觸之而病。試之皆然。

曹子建詩。一首十餘句。內曰。飛蓋丹轂。輕車三疊車轂字。又好鳥啼高枝。既是夜宴。用晝景。蘭亭疊用絲竹管絃。王維大明宮多用衣冠之字。太宗曰。菊散一叢金。漢武秋雁日歸。唐韋莊魚雁閣詩。今朝夜過魚雁閣。始信星河在馬前。日朝日夜。又寄江南逐客曰。記

甘雨亭叢書
得竹齋風雨夜對床孤枕話江南。曰對曰孤。可見古
人詩不拘區區文字之末。畫亦然。吳道子畫仲由載
木劍。閻令公畫昭君著幘帽。王維雪中芭蕉。天趣已
到。不拘形迹。然併是名人。興到筆隨。未必指以爲病。
若夫後世末學。鹵莽滅裂。便信筆不知忌。是亦東施
之效顰。不可不戒也。

湘雲瓚語卷之上終

